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編

偵探小說

華生探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學

定價五角

歐陽鈞編譯 社會學爲精神科學之根源。經歐陽君蒐取名家著述。編成是書。擇詞精確。選材周詳。統序秩然。論旨曉暢。文筆修飾。能與之稱。

社會通詮

定價一元

英國甄克思著嚴復譯 是書據羣學天演公理。發明宗法社會軍國社會之殊。就社會已然之跡。而推其所以致此之由。掃盡陳言。推倒衆說。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華生包探案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關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序

最先譯包探案者爲上海時務報館卽所謂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是也呵爾唔斯卽福而摩斯滑震卽華生蓋譯寫殊耳嗣上海啓明社續譯凡六則上海文明書局復選譯之凡七則顧華生自言嘗輯福生平所偵奇案多至七十件然則此不過三分之一耳時人多以未睹全書爲憾本館迺先取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中所遺六則補譯之或曰是不過茶餘酒罷遣興之助何裨學界奚補譯爲雖然是固可見彼文明人之情僞異日舟車大通東西往來益密未始不可資鑑戒且引而伸之亦可使當事者學爲精密免鹵莽滅裂之害然則又未必無益也本館將持此意哀集華生所記以廣續之世之人其必有鑒余言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仲冬上

海商務印書館主人序

華生包探案目次

哥利亞司考得船案

銀光馬案

孀婦匿女案

墨斯格力夫禮典案

書記被騙案

旅居病夫案

道源張夫案

書寫對聯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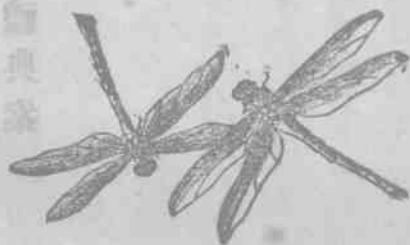
墨韻張氏夫齋典案

謝誠閣文案

臨光溫案

晉陳亞伯等掛聯案

李士珍聯案目次



華生包探案

哥利亞司考得船案

余友福而摩司。一日呼余名言曰。華生。爾欲一廣聞見乎。余有藏稿數紙。盡閱之。時當冬夜。正圍爐對坐。乃展讀之。知爲哥利亞司考得案內文牘。鄉官某一讀駭死之。信亦在其內。福又就桌屜內出一敝匣。檢一函示余。函係灰色紙半幅。字殊草率。其文曰。"The supply of game for London is going steadily up," "Head-keeper Hudson, we believe, has been now told to receive all orders for fly-paper and for preservation of your hen pheasant's life." 余知爲隱語。正紬繹間。福笑語余曰。爾何神色頓異。余曰。余不敏。不解此信何以如是驚人。然但覺其異。未知有他。福曰。爾言誠是。此函乃記一老人之事。讀之不啻聞昔日之槍聲也。余曰。今聞此言。恍若發蒙。設無奇聞。余豈復欲讀此。福曰。余初試其端。亦未知此案如何辦法。余曰。余亦久欲以是案原委。訪諸同人。惜未得其詳。爾意未宣。余終不解。

時福背棧坐。口啣煙卷。取各件置膝上閱之。謂余曰。爾未聞余言維多亞屈費爾之事。今試言之。昔余肄業學校時。屈亦同學。余生平寡交。嘗靜坐一室。悠然自樂。暇時輒習拳試劍。他人與余異趣。多不相能。相識者獨屈耳。猶憶某日清晨。余方至禮拜堂。屈所畜獵犬。忽凍斃於余足旁。其後余兩人交漸親洽。余病足。臥牀十日。不勝痛楚。屈來顧視。殆無虛日。初僅談數分鐘。後漸久。至散學時。已成莫逆。屈爲人最有血性。精神煥發。卓爾不羣。雖余亦翛然絕俗。然終自愧不如。惟落落寡交。彼此若出一轍耳。屈招余偕視其父。所居在勞發克鎮之當列發爾比村。余因假期方長。諾之。至則一小村落。枕蘭格沙之北。又名百老司鄉。屋制殊古。頗寬敞。梁柱皆橡木。牆則以磚砌成。門達通衢。村中有一溪。宜獵兔。對岸有舊藏書樓一所。庖廚在焉。覽斯風景。真有瀟灑出塵之想。屈父饒於資。身爲田主。兼充鄉官。時鰥居已久。惟一子。卽屈也。尙有一女。聞於游柏明罕時。病喉而亡。屈父見余。意甚拳拳。其人篤嗜。格致心理諸學。惟聖經則茫然不解。性喜游歷。足跡幾徧環球。凡所見聞。均能記憶。其人軀幹偉

岸髮斑白。面微黑。目藍色而有神。性雖嚴厲。然審訊案件。多尙寬厚。故有善人之名。余至未久。一日晚餐後。近門而坐。屈費爾縱論其地風俗。有爲余所習知者。然余不願自炫所能。致阻其興。屈父厭之。笑問余曰。福爾摩司。爾旣來此。余有一妙題。能否爲我詳解。余曰。當是十二月前。防被人害一事。父斂容。步至余前。訝而言曰。爾言誠是。然未知爾曾識維多亞否。卽迴顧其子曰。我等脫離盜黨後。若輩誓欲手刃吾儕。故瓦愛得侯白。竟爲所傷。余常戒嚴。然不料爾竟知其事也。余曰。爾有一棍。用之年餘。不知費幾許氣力。鑿通棍端。實鉛其中。隱用爲一利器。若非懼受人害。何必爲此。父復笑而問曰。尙知有他事乎。余曰。爾幼時曾習拳。曰。然。爾何由知之。豈以余之鼻準曲而不直乎。余曰。非也。爾耳平且厚。卽習拳之證。曰。尙知有他事乎。余曰。視爾手皮。知爲鑛工者有年矣。曰。余之資財。皆得之金鑛也。余曰。爾曾至瑞士。曰。然。余曰。爾又曾遊歷日本各處。曰。然。余曰。爾先與名翟愛者爲至交。厥後漸淡。時屈父正立門旁。緩步而前。張目睨余。忽俛首視其衣上之花。面色慘敗。余與屈皆大驚。立解其衣。

領以水喂其面。數分鐘後。方喘息起坐。強笑而言曰。汝二人得毋驚乎。余體外似強健。而內仍疲弱。然或不致因此隕命也。福而摩司。余實不解爾何以能知吾事。余思包探訪案。無異弄兒掌上。一聞人言。卽能深知其事之底蘊。爾真能知天下之事者矣。屈父言止此余性急。遇事每欲速成。如馳馬然。不使中止。然當時主人所言。沈悶殊甚。

而余亦未能考得其原委。因轉念他事。曰。願余言。勿傷爾意。屈父曰。爾言悉中。但爾究何由知其詳細。余聆其語。雖屬戲言。然其目中隱含懼意。余卽曰。此事易明。爾揎臂放魚船中時。余見爾腕下刺翟愛二字。雖爲皮色濃混。然墨色濃厚。字隱約可辨。諒當時彼待爾必厚。特爾日後竟忘之耳。父忽大聲言曰。聞爾言。爾究具有何等目力。若輩均非善類。今我姑不言。且至球房吸煙。自彼日始。余察屈父無事不存疑懼。卽其子亦覺之。語余曰。爾以諸事語吾父。諒必不再爲爾陳說。何事爾所知。何事非爾所知。余深知其不願爾之告人。屈父言止此余卽欲辭去。然將行之前一日。忽遇一事。頗有關係。

維時余三人正負暄園中坐草地椅上玩百老司村景。女傭來言門首有客欲見屈費爾先生。屈父問曰客何名。女傭曰客不言曰客欲何爲。女傭曰客言與主人素相識。彼今欲與主人略談耳。曰可導之來。旋見一人肢軀瘦小形狀卑陋趨趨前進短衣袒褐袖污有墨蹟。內襯黑花格汗衫。下着褐色褲皮靴已破面瘦黑而色狡猾時露笑容。故見其牙爲黃色。手粗有縐紋。一見知爲船上水手。當其俯首過草地時忽聞屈父微咳數聲。速離坐奔入室中。約數分鐘復歸原處。其行過余前時微有白蘭地酒氣。屈父曰客來何爲。時水手立其前。睨而視之。含笑問曰爾不識余乎。屈父愕然曰爾胡狄生也。水手曰然。余別爾已三十餘年。爾今安居家園矣。而余仍以販鹹肉爲生。屈父曰爾可問人。余終不忘往事。乃就水手低語良久。復揚言曰爾可入廚下飽餐。余當爲爾謀一事。水手握額髮曰謹謝盛意。近二年來余久在外。刻甫歸欲休息數月。或先往訪白達司。盤桓數日。或卽留此與爾同居。屈父曰爾知白達司居何地。水手曰故人住址。余皆知之。復笑隨女傭入廚。屈父告余曰此余昔日往澳洲

開鑛時同船之夥也。言已步入屋內。約一點鐘。我等亦入。見屈父沈醉。臥於睡椅上。余深以此事爲念。然恐再留連。將有不便於余友之處。故翌日卽行。

余返倫敦後。考驗生物化學。約閱五旬。暑假將滿。時已深秋。一日忽接屈電。言有要事。與余商議。囑余速往。當列發爾比。爲之襄助。余不忍却。卽部署一切。復作北遊。汽車抵站時。屈已駕車相迎。余念前二月之行。頗有益於吾友。惟見其較前清瘦。神倦音弱。舉止失常。一見告余曰。吾父將死。余曰。何至此。果因何事。曰。病係癱瘓。今已垂危。然余以爲抵其家時。必尙能相見。華生。爾試念此茫無頭緒之事。余能無爲之驚訝。故復問屈曰。何由而致此病。曰。是誠可疑。姑登車。徐於途中細談。遂行。屈曰。爾寓吾家時。將歸之前一夕。忽來一人。爾當能記憶。余曰。有之。曰。爾知爲何人。余曰。吾烏由知。曰。其人真小人也。余訝視之。屈曰。吾非過言。自彼來後。余家無安枕之日。吾甚苦之。了無樂趣。今且垂斃。蓋其心已爲彼所碎矣。余曰。彼有何能。如是可畏。曰。此非吾之所欲知者。吾父良善仁慈。何至斃於匪人之手。然余深喜爾之前來。余素服爾

之卓識必有善策爲余處理此事。時車行大道中。一路夕陽返照。直送余二人至百老司。隱隱見樹林中。煙突冲天。旗竿高矗。知距屈居不遠。屈曰。胡至後。吾父先命爲園丁。未饜其望。乃擢爲總管。其在余處。不啻反客爲主。出入無禁。爲所欲爲。女傭輩常恨其出言無狀。又有酒癖。吾父特優給諸女傭資。以杜其怨。胡頻頻駕余父之舟。挾余父之弓。出外游獵。余見其輕慢之狀。傲岸之氣。心甚不平。使余年歲相若。余必飽以老拳矣。余常自念。此事豈能終忍。但余不才。略無挽回之策。而獸行之胡狄生。又時時相擾。一日。余正侍吾父側。胡忽出言不遜。余立提其肩。驅出房外。胡含怒去。其眼之毒。勝於其舌。不知後來與吾父如何爲難。惟次日父至余室。問余可否向胡負荊請罪。余未之許。余之性情。爾所知也。轉問余父。何必爲是容忍。受其輕慢。不寧於居。父曰。汝言之易。然烏知余之意。維多亞。爾能知其後來何如。諒爾亦終不信其能害爾父也。是日。余父頗張皇。常獨在書室中。扃其門。余自窗外窺之。見其作字甚忙。既暮。胡狄生來。言將他適。余聞之。喜甚。私謂重累可釋也。時父與余方飯罷。同坐。

餐房中。胡突入。因含醉意。語聲已改。曰。余已厭居勞法克。欲至韓姆地一行。乘便訪白達司。吾敢決白之。渴欲與余相見。必猶之爾也。余父婉勸之曰。爾雖不悅。然望勿他往。余聞言。目眇欲裂。胡蹙額曰。既不向余謝罪。而復怒余以目。果何爲者。父返顧謂余曰。爾當如是慢長者乎。余不悅。徐對曰。余父子二人。待客不薄。且遇事含容。何尙相責。胡曰。能如若言。誠善。然余尙欲靜觀其後也。俯首出房。約半點鐘。卽行。余父旋得癱瘓證。情殊可憫。後每夜聞其在房中行動。似漸平復。不料忽受驚恐。致又增劇。余急問曰。果因何事。曰。昨夕郵局送一信來。上蓋發丁勃銳局印。余父閱竟。頻以兩手搔首。盤旋室中。神志恍惚。余亟扶至睡椅上。口眼欹斜。余見其病勢甚惡。立招醫者發迭韓至。隨遷至牀上。今病愈危殆。恐不可救矣。余曰。爾胡作此驚人語。一信耳。焉能使人恐怖至此。曰。信中寥寥數語。亦無要言。特其辭句不可解。天乎。豈惟余父。余亦懼之。

談次。已抵屈家。窗簾盡垂。燈火慘淡。旣入門。一服黑衣者出迎。醫也。屈見之。若不勝

愁苦者。曰。有變乎。醫曰。逝矣。距爾別去未久也。曰。逝時尚省人事乎。醫曰。稍有知覺。曰。有遺言乎。醫曰。有字數紙。儲日本櫥屨內。言既。屈偕入死者之室。余獨坐書室中。默念屈父爲人。何等練達。既精拳法。習遊歷。又善開鑛。焉肯於一窮困水手。而屈已事之。順從惟恐不至。其臂上何以刺有字蹟。何以一得發丁勃銳郵局之信。卽驚懼至死。往復推究。案情大明。發丁勃銳。屬韓姆地省。余憶水手曾言。欲往訪白達司於其地。是信必胡狄生所爲。告以隱事已洩。罪將不免。或白達司因案情敗露。代傳警報。亦未可知。余敢自信。所料決不出此。不然。如其子言。一箇陋不文之信。何足驚異。豈誤會其意耶。若然。則信中必有隱語。余不能不親閱之。苟含奧意。余必竭力以發其隱。

余坐暗室內。默會其事。屈雖返坐。余未與言。約一點鐘。女傭含淚持燈入室。余輕步至屈前。見其面作白色。神氣尙清。手握數紙。旋置余膝上。與余對坐。移燈桌旁。授余一信。字跡草草。書灰色紙上。卽爾今所閱者。余初讀時。神色張皇。亦如爾之今日。余

思其必寓有結黨之意。故特編成句讀。參用 Fly-paper 與 her pheasant 等字。以隱指其所爲之事。余展玩再四。知爲決斷之辭。然終不能索解。疑信參半。料案由必已在是。所用胡狄生字。必又爲此信之題。推測至此。已知其係白達司所寄。而非水手。後幅所言。仍不外結黨事。惟 Pheasant's life 並非勉勵口氣。又諦審其字句聯絡處。覺 the of 等字。及 for supply game London 等字。均無涉。再四揣摩。頓得一鑰。知由首字起。每間二字成文。無怪屈父不得其解。然實顯而易見。卽爲余友讀之曰。The game is up 爭端已起。Hudson has told all 胡狄生已告之衆人。Fly for your life 急行保命。屈聞言俯首思索。以手障面。曰。料當如是。此事奸險異常。確欲置人於死。爲其有心凌辱也。然如 Head-keeper 與 her pheasants 等字。又有何意。余曰。此却無意。惟欲余等勿查寄書人姓名。觀其起句 The game... is 可見矣。先以首字指定其意。任填二字。雖以戲言。且爾亦知白達司之事乎。屈曰。何爲提及此事。余記憶每當秋日。白輒請余父獵。余曰。如此。則此信爲白所寄無疑。但余尙欲考察

其中有何隱事。水手胡狄生。何以能壓制年高有德者二人。屈疾呼曰。福而摩司。此中固有罪惡恥辱之事。吾亦不必隱諱。余父知胡狄生之難必作。有筆記數紙。余如醫言。由日本櫥內檢得者。我方寸已亂。無心展閱。曷爲我誦之。福曰。華生。此紙卽屈所授。余試爲爾誦之。如疇昔之夜。余在屈書室爲屈誦也。

紙面題曰哥利亞司考得紀程。船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十月八日。由發耳毛司首途。沈於北緯線十五度二十分。西經線二十五度十四分。時十一月六日也。所紀甚詳。其文曰。吾兒知余今日所遇之辱。卽知余生命之迫邇。余方據實自陳。余不懼罪。亦不懼失職。更不懼知余者見余之死。余特恐爲爾羞耳。爾誠愛余。余深願爾敬余如前。毋念他事。余病若不起。爾試讀此。當知余蒙羞之處。余願身後各事安謐如常。願上帝允余所請。此紙尙存。入於爾手。則余所告爾諸事。望祕密之。爾念而母。及余等所親愛之人。當投此紙於火。勿復提及。余料爾展覽時。余必已破案被逐。否亦必緘口逝矣。或捕或死。均不能避。故所言各事。無一虛妄。不啻乞憐於人也。余非屈費